

4480108

受害最大的首推四都，东西两水河岸禾苗全部淹没，西水冲垮房屋八、九栋，估计东水还更多。四都峡里河水狭窄，河水猛涨不能随到随消，飘流几根杉木条横撑峡口，铜鼓石下面小岭地方，突然大水如猛兽奔腾，一冲田，几栋房屋，两堆烧石灰的窑茅，连泥带土，向峡里奔泻，顿时峡口阻噎，洪水急剧猛涨，凉桥、房屋、家具什物，随波飘荡，好象水浮萍，人们扶老携幼奔向山岗，风雨声夹杂着河水的咆哮和人们的呼嚎声声震山谷，四都圩一百零几间商店（内有二十几个茅棚），随着澎湃的浪潮转进洪流，钟等仔、李成昌两家九口，住在高出地面五、六尺的戏台上，也没有逃脱葬身鱼腹的悲惨命运。洪水消退之后，只见整个四都圩的财产全部付之一洗，瓦砾无遗，成了一片白茫茫的砂洲。

继民国十年大旱之后，水灾“接踵而来”，灾民无依无靠，“哀鸿遍野”。后来，由省里批准注销田赋一百多两，免纳当年田赋三百多两，拥有土地的地主从中得了实惠，一千银元赈款，县署截留一半，塞满了贪官污吏的腰包。

一九八五年十月

何 鑑 其 人

方孝敦

何鑑曾是我县一时的风云人物，他到底干了些什么？看看他不光彩的一生吧！

何鑑又名一韩，字汉槎。家住桂东沙田圩后的摇钱树。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身材高大，说话有些结结巴巴，患鼻炎，经常鼻孔里发出“哼！哼！”声，喜欢用手指挖挖鼻孔，又摸摸屁股，习以为常，举止难看。性嗜酒，每饮常醉。

混 迹 官 场

何鑑青少年时代读书用功，文思敏捷，出笔成文，笔锋犀利，写得一手赵孟頫行书字。毕业于长沙某典狱学校后，长袖善舞，混迹官场，先做过某县典狱和大坪南乡团总。

任桂东县立乙种工业学校校长时与县团防局长邓声孚的关系很好。民国十二年（1923年），邓勾引土匪胡风璋入境劫掠，何鑑“见其行为不合”，即以割席相拒，犹恐余波或及，是以隐身牧豕，一步不履城市。到钟巨森出来代理知事的时候，“始出山办国务”。因他善于应交，所以当时一些地方绅士认为这个人还“不错”，皆定“用而任之，亲而信之”。不久，当钟调任永明知事时，

首先是“礼请”他到永明任第一科科长。为此，何鑑在军界、政界、官运亨通。

民国十三年（1924年），任桂东县议会会员时，他知道：要做一、二件能得到群众赞许的事，才能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对知事唐教文枉法殃民的罪恶斗争较为积极，受议会委托赴省告发，为民除了一大害，曾受到各方面人士的赞许。

武 断 乡 曲

何鑑从小靠母亲放高利贷和聚赌抽头过日子，又沾染了市井顽童恶少的习气，长大后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干得出来。民国十年※（1921年），百姓谢人文、肖正廷把何鑑“串通县团防局长邓扬高统率团丁数十人，各持枪械，伪称上峰命令，滥捕苛索”的罪行告到县里。而何在沙田与郭寅宾、郭雍唐以孔子会名义拉拉扯扯，在县城与李柏林等结为盟兄弟，勾通官府，武断乡曲。当时陈（洪范）代知事跟邓扬高“素日交好，不出批谕，复会团兵围捕”，威胁谢、肖二人黑夜逃出，绕道到郴州，向郴州地方检察厅告发，检察厅把文退回县里，县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何鑑得以逍遥法外。

何鑑与地方绅士经常勾心斗角，只要损害了他的利益，他就要想方设法进行打击报复。他对在县立高小教书时，同事钟芳焕给他信中：“毋使邑犬之再吠，汉桂之”的两句话，拳拳服膺。后来在议会※与议长王国模闹矛盾，他随即拿起笔杆草拟一份“桂东王

国模者，乃帝制之余孽，民国之罪人也……”的“宣言”印发全县，搞得王国模十分尴尬。他暴戾恣睢的行径，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存有戒心。

畏 罪 潜 逃

民国十五年（1926年），我县展开了翻天覆地的农民运动，发展非常迅速，至第二年二月全县五个区都成立了区农民协会，乡农协会26个，会员共一万九千余人，其中有七个乡组织了乡农军1500余人枪（指梭标、鸟銃），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一时地主阶级威风扫地。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何弼充当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928年1月8日），何纠集郭××、何××、郭××、罗××、方××一批亡命之徒，勒令当时殷实之家捐献枪支（每支八十元），在沙田成立挨户团，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向革命势力进攻，大肆逮捕和杀害农会骨干。1928年2月25日，将沙田区农会执委、沙田区农协会付委员长、中共沙田区小组负责人黄齐瑞用梭标杀了以后，怕他死后复生逃亡，还割去了他的脚筋。

为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陈奇以特派员的身份，用桂东县党部名义，决定：对敢于惨杀农民的大土豪劣绅，实行镇压、逮捕通缉。先在沙田逮捕何弼未获，次于4月27日，在县城突然宣

布戒严，派农民赤卫队封锁交通要道，在城内普遍搜查，被黄宾轩把他放走了。五月二十一日，陈奇又以县党部名义布告通辑如下：

桂东县党部筹备处布告

为布告事：接奉湖南省政府十一月真电开：“桂东县党部筹备处暨公法团览感代电悉：该劣绅何一韩不自敛迹，图谋反动，应准通令缉拿，以儆效尤，仰即知照。主席唐代行总参谋长民政厅长冯友印”：等因奉此。查劣绅何一韩图谋反动，前经县署悬赏缉拿，兹复奉到上峰电令缉拿，合此布告，俾众周知。此布。

特派员兼筹备主任陈奇

民国十六年五月廿一日

此时，何鑑有如惊弓之鸟逃到衡阳，我县在三师读书的学生郭俊志等以为他因公出差，家里找他带钱来了，热情接待，刚给他找好旅店安歇下来，衡阳市党部书记刘百侯就逮捕了他。而且，陈奇正好要赴省汇报我县农运情况，顺路去衡阳处理何鑑。不料风云突变，“马日事变”发生，何鑑幸免于死。潜回桂东，匿居李柏林家中，心事重重，足不出户。

疯狂反扑

四月，县立初级中学学生扶良博带领十多名同学到沙田培英高小做组织发动工作，他大声疾呼：“青年人要头脑清醒，认清形势，做时代的先锋。”当时刘彬、方传德、郭履元等纷纷响应，大的参加打

土豪，小的打土娼，与郭佑林所领导的当地农会配合进行。

何璜的娘外号叫“洋癫婆”，每年加收农民一成谷，强迫佃户交田息鸡鸭，逢年过节要向她送礼，稍不如意，动辄打骂，要不就是牵牛赶猪抵租，或是勾结官府陷害佃户，所以群众恨之入骨。何璜畏罪潜逃之后，“洋癫婆”也闻风坐一乘轿携带银元、契约，望老家——松头而逃，刚好行至埋人岭，被培英高小学生抓住，由郭履元用条箩绳牵着她从上廊游到下廊，高喊：“打倒土豪劣绅！”，并令其戴高帽，边走边喊：“欺压农民的劣绅照样！当土娼的照样！”

但“马日”事变的反革命恶浪拍击桂东，原来跑了的大土豪劣绅欣喜若狂，又从各地还乡返井，弹冠相庆。何璜回来后更加凶焰万丈，他咬牙切齿地公开狂叫：“冤头债主，被害人早经声明”。他重新拉起挨户团这块破烂，盘踞沙田，侦探密布，军警四出，将农民运动骨干和积极份子列入“暴徒”名单，作为随时逮捕和打家劫舍的对象；反对者恣意杀戮。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将农民协会及各革命机关悉数摧毁，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局势。不少人为了躲避追捕，只得外出逃生，城厢李立吾、姜洞郭英润曾逃亡江西几十年，龙溪吴先春到广东削发为僧，寒口陈绍东、沙田郭湘瀾、黄齐志、郭俊岳也都外逃多年。在县立中学教书的李子扬因与李璧是堂兄弟，被何璜见扭入县政府，口头控告他是“暴徒”，县长谢宪章把他手镣脚铐投入牢房，声称要斩要杀，逼得李卖尽家门，贿赂谢宪章数千元才免于

死，来不及逃脱和无法逃脱的，便落入何的魔掌中，邓定昌、邓兆雄、黄齐瑞、黄齐林、刘凤珠、黄雅芳等农运骨干先后惨遭杀害。一时整个桂东血雨腥风，暗无天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地下党员刘雄、郭佑林、黄奇志等为了反抗敌人的屠杀，接应湘南暴动，迎接革命新高潮，着手组织年关暴动。他们在上堡会同李立培及武术师谢世国等组织四十余人，到汝城联络赖鉴冰，挖出埋藏的十五支步枪，组成暴动主力。于农历十二月廿八夜晚攻打沙田。

游击队包围了沙田厢半里。五、六百农民手持柴刀、木棍闻风前来助战，高喊：“消灭地主武装，活捉何鑑！”刹时，火把通明，杀声震地，一百多名挨户团象捅烂了的马蜂窝，一个个只顾逃命，而何鑑狼狈逃出，幸免就缚。

刘雄转移以后，何鑑便于大年初一把刘雄的父亲刘桢抓来，因当地具保很多，不敢将他轻易杀害。后来刘桢在解押途中逃脱，寄居外地亲戚家中不敢回家。

何鑑不甘心他的失败，复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正月，请来三十名师傅在公×局里造七九式步枪三十多支，因为这些师傅是从衡阳东洋渡兵工厂请来的，所以当时又有人叫这种枪支为“东洋渡”。招募挨户团员三四十名，再次重起锅灶，得到县长谢宪章的赏识，授予了他桂东县清乡委员、桂东挨户团付主任的桂冠，何更加耀武扬威，

不可一世。谢宪章被杀以后，他为了报答谢的“知遇之恩”，把东洛杉山里老曹的儿子抓去为谢宪章顶孝子，顶完以后，用棉絮包裹，浇上煤油点大燃烧——光天灯。

那时，有溃败逃命的某部营长祁某，携带人枪七十鼠逃我县，要卖掉这批枪，遣散这几十个人，解甲归隐。当时，只要谁有了枪就可以不断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何延本已垂涎三尺，无奈黄仁昭抢先下手购买，黄知道这事得罪了何延，又不敢与之抗衡，便引兵移驻桥头长义李蔚林（外号寄生柴）家，待何派人追至桥头，黄又逃往江西。何延恼羞成怒，令黄常清抄了李蔚林的家。他既恨黄仁昭买枪，又恨祁营长卖枪。祁卖枪以后得了一笔钱，便在桂东城内娶了一个姓罗的女子做老婆，住下来当老百姓。何延那里肯放过他，把他抓来杀了，用以出他这口气。

镇压工农革命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由四都进军沙田。何延首先造谣惑众，说革命军每到一处烧杀淫掳，还要在每个人额上盖一红印，永远洗不净，越洗越明，企图把百姓赶走，造成红军的各种困难。是日，何延不自量力，纠集挨户团、灶头勇千余人，于大岭村企图阻击，结果无异螳臂挡车，一击即溃，以惨败而告终。

五月，乘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之后，何延纠集汝城胡凤璋、上犹刘共团，企图一举消灭湘赣边区游击队。但他们的如意算盘又打错

了，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何健贼心不死，再率部千余人，与何其明勾结。到豪头圩清乡数十天之久，残酷屠杀劫掠，据《湖南文史资料选辑》记载：“使当地庐舍为圯，田园荒芜，那次他们杀害了留守豪头的革命人士朱国治、朱芳华、曾瑞生、邓品古、李万成、张锦成、刘世雄、曾佑奴、张蔚林、宋和德等十人。他们惨无人道地将十个人用棉絮浸火油捆扎，倒吊在树上活活烧死。他们抓不到本人时，则罪及妻孥和父母兄弟。欧阳昆的父亲和妻子，范大猷、范修之、李纪岚、何大修等数十人的父母，都被关押数年之久，受尽牢狱折磨；欧阳昆的妻子有孕，也不准保外生育，所以群众对何建有“何屠夫”之称。

沙田区农协委员长郭佑林，见当时何健清乡捕杀残忍，即避敌锋芒以图后效，于一九一七年底转徙汝城、崇义、南雄、韶关各地，投军朱德部下，攻打郴州有功，被提升为团长，驻扎宜章。被何健探悉，贿买刺客郭操仔，将郭佑林毒死。

死有余辜

一九二八年夏，湘赣边区游击队返回沙田，何健与游击队有不共戴天之仇，非消灭不可。但又吃过游击队的不少苦头，不一定能够吃得消。于是与吴愿山商定：兵分三路围剿，何健刚行至城南坡神庙，他的随从来报：“太太生了孩子”，他随即折回临时寓所——松山下。驱狼斗虎，把吴愿山推上前线，沿马路直下打中锋，黄仁昭从东水出打左翼，郭××率一队从贝溪打右翼。吴愿山对何健的战术很不满意，所以军次石磨岭，坐山观虎斗×××××

斗，黄仁昭在战场上不敢应战，郭××孤军作战，力不能敌，先胜后败，溃不成军，退回贝溪。当时信息不灵，误传郭部全军覆灭，何鑑认为他的反革命赌本已经输光，暴跳如雷，拍桌大骂吴愚山主战失误，说：“郭队长若不回来，就有你无钱。”

吴愚山本是黄埔军校少壮派，年纪才二十过头，刚愎自用。对何鑑“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嫉妒怨诽以倾覆人”的骄悍、难制的思想行为，早已窥破。这次被他谩骂污辱，使他更不能容忍，与秘书李某密谋：“不除此患，誓不甘休。”于是一方面假令何鑑赴长沙开会，亲自送行，一方面密令黄英相机枪杀。八月七日，吴愚山将何鑑送到关帝庙门前，李大洪打响了第一枪，何鑑仍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回过头来斥责说：“你们不要乱搞枪！”接着黄英又补上一枪，何鑑应声倒地，四脚朝天，脸色苍白，一命呜呼，真是死有余辜！

资料来源：

1. 《何鑑墓碑》。
2. 《方伯安谈话纪录》1984年10月18日
3. 《桂东县议会报告书》。
4. 同3。
5. 《郴州地方检察厅申请书》。
6. 《郭有恭谈话纪录》1984年10月12日。

7. 同2

8. 《桂东县农民运动史料汇编》

9. 《何志义谈话纪录》1985年12月27日。

10. 黄基裕《关于我父亲黄齐瑞的回忆》。

黄基明《关于黄齐瑞的回忆》。

11. 《郭名煊谈何鉴》1985年7月10日

12. 同8.

13. 同2

14. 同6. 8.

15. 同8.

16. 同8. 9.

17. 《刘继全反映材料》1984年10月14日。

纪念馆撰《刘雄》。

18. 同6.

19. 同8.

20. 《郭英光谈话》1980年5月6日。

黄基明《回忆烈士黄齐瑞》1980年5月8日

21. 《何茂根口述材料》1985年1月2日

《李淳尧、李为光等老人谈话纪录》1985年4月3日

22. 《访罗玉光纪录》1981年6月26日。

谭雅《关于毛主席在桂东经过的情况》。

《访南边黄成纪录》1966年10月26日。

23.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95页。

24. 《郭佑林烈士传》。

25. 《访肖金山谈话》1985年4月2日。同6.

26. 同1.

27. 《肖金山谈话纪录》1985年4月2日.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